

# 北京妇女在前进

北京市民主妇女联合会编

北京大众出版社

# 北京妇女在前进

北京市民主妇女联合会编

北京大众出版社

一九五五年

## 目 錄

年輕的女生產革新者.....	安瑞華 (1)
——記清河製呢廠細紗女工劉世梅和她的伙伴們	
細紗女工崔淑翠.....	高延昌 (6)
農村姑娘當了副工長.....	高延昌 (10)
三個女徒工.....	丁 圖 (14)
師徒倆.....	鄭兆南 (18)
一位年輕的女鄉長.....	黃毓麟 (22)
——記市農業勞動模範、東郊區大黃莊鄉鄉長沈玉珍	
四朵紅花.....	弓雨、松濤 (26)
——記丰台區農業勞動模範王蕙蘭	
集體農莊的婦女主任.....	靜瑩、育融 (30)
——記市農業勞動模範趙淑珍	
農業生產中的一支生力軍.....	周 全 (34)
——記市農業勞動模範齊淑珍發動婦女參加生產的故事	
年輕的女郵遞員羅淑珍.....	張永經 (38)
女售貨員杜鳳珍.....	李 朋 (41)
熱愛教育事業的老教師王明夏.....	諸有瓊 (46)
和孩子們在一起.....	李晴氣 (50)
——記優秀輔導員齊淑坤	
一個努力為人民服務的女醫生.....	柏 生 (54)
盡一切力量幫助病人.....	劉文典 (60)
——記北京市第一聯合醫院助理護士王志芬	
搞好家務，支援生產.....	鄭兆南 (64)
和姊妹們談家務.....	遲文焦 (67)

## 年輕的女生產革新者

——記清河製呢廠細紗女工劉世梅和她的伙伴們

安瑞華

清河製呢廠的細紗車間裏，紡車隆隆地震响，一排排潔白的紗錠飛快地轉動着。姑娘們不慌不忙地在紡車中間來回走動，靈巧地接斷頭、換粗紗、做清潔工作……。也許有人會認為這個工作太“單調”了，然而，姑娘們却熱愛着每一個紗錠。她們會驕傲地告訴你：“每一個紗錠都是為了社會主義！”就是在这个平凡的崗位上，出現了四位使人敬慕的姑娘：全國紡織工業勞動模範劉世梅、北京市勞動模範劉文翠、廠勞動模範王蘭芳和高淑賢。就是她們把郝建秀工作法首先用在毛紡機上，將看錠能力從二百錠提高到四百錠。在去年增產節約運動中，她們又從擋四百錠提高到六百錠，創造了全國毛紡細紗工看錠最高記錄。

一九五三年四月，劉世梅代表着祖國千萬紡織業工人，到波蘭參加“五一”國際勞動節觀禮。在波蘭，她參觀了不少的工廠和建築。當然，她最關心的還是波蘭的毛紡廠的工作情況。有一次訪問毛紡廠時，波蘭的同志告訴她：每個細紗工人可以擋一千個紗錠。

“一千個紗錠？我們才能擋四百個！”她睜大着眼睛思索着自己未來的工作。

在蘇聯參觀時，她好像進入一個大花園。她知道蘇聯人民的幸福生活不是天上掉下來的，祖國人民也要和蘇聯人民

一樣，以自己的智慧和勤勞創造祖國永遠的幸福。一個先進工人的、共產黨員的高度責任感在激勵着她：“一定要提高看錠能力！”她暗暗地下了決心。

劉世梅回來後，帶來了蘇聯和波蘭人民對我國建設事業的深切關懷，也帶來了新的力量。她向黨支部書記提出了試擋六百紗錠的建議。支部支持了她，幫助她分析了目前多擋二百紗錠的有利條件，鼓勵她大膽試驗。第二天，她和同組的青年團員高淑賢一起開始上車試擋。但兩個人的力量究竟有限，許多問題解決不了，其他女伴們對這樣的“單幹”也有意見。第一次試擋失敗了。

渴望着為祖國做更多的事情——這個樸素的願望同樣在激勵着劉文琴、高淑賢和王蘭芳。她們和劉世梅一樣，總是看得更遠些、想的更多些。她們也有過多擋紗錠的念頭。高淑賢在和劉世梅同擋前，曾和同組另一女伴試擋過。

一九五三年九月，她們聽了黨總支關於增產節約運動報告後，高興極了。怎樣去完成和超額完成第一個五年計劃第一年的任務呢？劉世梅又想到了擋六百紗錠的事，並且把这个念頭告訴了劉文琴等三個人。車間團支部副書記知道了這件事，他懂得青年人的特點：積極熱情、知識不足、辦法不多。於是她耐心地對劉世梅說：“作為一個勞動模範，應該懂得怎樣團結羣眾一起把工作搞好。一兩個人單幹是不成的。”這些話給了劉世梅很大啓示，她找到了第一次試擋失敗的原因。

又到召開工會小組會的時候了。一天晚上，劉世梅、劉文琴、高淑賢和王蘭芳一起在宿舍裏研究怎樣開好明天的工會小組會，準備提出以擋六百紗錠的實際行動來響應增產節約的號召。劉世梅想到白天和同組女伴徐敏淑的談話。徐敏淑最近因為懷了娃娃，思想上有些顧慮，生產受了些影響。

当刘世梅問她对擋六百紗錠的意見時，她疑慮地說：“六百錠也許可以擋，就怕影响質量。”刘世梅又想到小組裏其他的女伴。她們是不是都有信心呢？高淑賢腦子裏也在想：為什麼我試擋過兩次六百錠都沒堅持下來呢？……

大家深深感到依靠和相信羣眾解決思想問題的重要。刘世梅首先把自己的意見提出來：“先做好說服動員工作，再開小組會。”她表示要先動員徐敏淑，讓她在小組裏重新積極起來。大家都同意这个意見。刘世梅第二次和徐敏淑談得很好。徐敏淑認識到了多擋紗錠的意义，解除了不必要的顧慮，並且願意主動在小組會上提出擋六百紗錠的建議。

第二天的工会小組會開得很成功。小組同志們情緒很高，一致同意徐敏淑的建議，試擋六百紗錠做為小組增產節約的實際行動。小組推出刘世梅、刘文琴、高淑賢、王蘭芳、張麗華和蔡淑蘭首先試擋。徐敏淑雖然沒有參加，但她在醞釀擋六百紗錠的过程中受到了教育，生產上勁頭比過去更足。她的行動也帶動了小組其他生產情緒不穩的同志。

小組會後，她們開始了試擋。多擋二百紗錠不是輕而易舉的事，換粗紗、清潔工作、接斷頭……都得改變時間和操作方法。當時細紗的斷頭率又增加了，機速也平均加快了百分之十。一天工作很累。但她們從不叫苦，緊緊地依靠小組克服困難。小組裏其他同志都非常關心試擋六百紗錠的事。試擋期間，常有人在工作餘暇主動到車上觀察她們的操作方法，一方面學習，一方面幫助她們改進操作。

試擋中首先碰到了換粗紗的問題。在擋六百錠以後，有時粗紗用完了，但因為工人巡迴不過去而形成空管，細紗工換不過來時只好請落紗工來幫忙。這問題馬上被提到工会小組會上研究。有人說：“粗紗換不過來沒關係，請落紗工幫忙

換換就得了！”別人都不同意這樣的意見。青年團員王蘭芳說：“工人要掌握機器，應該研究怎樣把粗紗分段的時間改變一下。”最後大家一致贊成把過去每半小時換一段粗紗改為每二十分鐘換一段。這建議試行後，但還不能徹底解決問題。

高淑賢回到宿舍裏，細心地琢磨換粗紗的事。她想到了精織車間青年團員黃志堯不久前曾在團總支召開的團員大會上報告了自己怎樣在生產上注意利用每一分鐘的先進事蹟，“我難道不能注意利用一分、一秒鐘麼？”想到這裏，她的心似乎安定下來了。第二天巡迴時，她時刻注意粗紗是否用完，什麼時間應該換……做到了主動換粗紗。

劉文琴是她們中最大的一個。當她遇到困難時，想起過去苦難的經歷，就有了克服困難的力量。七年前，她在青島的棉紡廠當養成工。那時，一個孩子要擔當起一個成年人的工作，吃盡了苦頭；還常常拿白薯乾充飢。七年以後，一九五三年，她却作為北京市勞動模範到青島紡織工人休養所休養了。在試擋六百錠紗時，她們碰到了清潔工作做不過來的困難。劉文琴研究了清潔工作做不過來的原因，把操作改變了一下：將難做的和易做的清潔工作交叉進行（過去是難做的放在一起做），就解決了做好清潔工作的問題。

“一個有覺悟的人就能夠克服困難！”劉世梅常想起她那參加志願軍的哥哥說的話。開始試擋不久，斷頭率忽然增多了，但她沒有被嚇倒，而是在小組裏積極想辦法找原因。

十月初，行政上為鞏固郝建秀工作法，成立了查定組。王蘭芳被調出去和同車間趙淑華、吳蘭英一起搞查定工作。她們在查定中馬上發現高淑賢和劉文琴在換粗紗和做清潔工作上的先進操作法，就及時地在工會小組會上做了介紹，很快就被大家採用了。

看起來這些工作都是很平凡的。但是，恰恰是這些點滴的改進，給提高看錠能力創造了條件。

就是這樣，試擋六百紗錠成功了，那時廠裏的整染、精染兩個車間正需要其它車間的人力支援。劉世梅她們提高了看錠能力後，抽出四個人及時支援了這兩個車間。現在全小組已經有八個人能擋六百紗錠了。車間辦公室做了一個統計：如果全車間工人都將看錠能力提高到六百，根據現在情況，全年增產價值等於一個普通細紗工人七年半的工作總值。

她們永遠不知道滿足。她們清楚地記得馬林科夫在參觀中國工農業展覽會時，向表演高速切削的車工馬鳴賀說的話：“機器轉的越快，社會主義到來的越快。”她們想：“錠子看的越多，社會主義來的也越快！”實際上，她們也正是這樣做的。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學習開始後，社會主義的美景那麼鮮明地展現在眼前。她們扳着手指頭計算着：當祖國實現了社會主義的時候，自己正當壯年，大半生的時間將要在社會主義社會甚至共產主義社會度過，真是大有奔頭！劉文琴、高淑賢和劉世梅這時又提出了試擋八百錠的建議。為徹底解決換粗紗的問題，她們和技術人員合作，將粗紗架改裝為兩層。劉文琴說的好：改裝粗紗架不僅是為了解決擋八百錠的問題，而且也是為進一步提高看錠能力創造有利條件。王蘭芳在病中得知這個消息，也非常興奮。病好後立刻回來參加了新的工作。當人們正在傳說着、讚揚着她們的勞動成就時，這些可愛的姑娘們又在小組裏研究擋八百錠的問題了。

〔註〕這篇文章載於一九五四年三月九日的“北京日報”。目前清河製呢廠細紗車間由於生產紗支的情況有變化（低級毛紗高級紗），斷頭率較高，每個擋車工一律看一台細紗機（即四百個紗錠）。但劉世梅等四人在生產上還是有成績的。她們繼續被評為一九五四年的市工業勞動模範。劉世梅在一九五四年光榮地當選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

## 細紗女工崔淑琴

高延昌

我來到國營北京第一棉紡織廠細紗車間的头一天，就不止一次地听人說起崔淑琴。大夥兒一提到她，都欽羨地說：“真棒！”老師傅們也露出滿意的笑容說：“这孩子，真頂個老師傅幹活。”

這許多稱讚引起了我的注意。一天晚飯後，我找到了崔淑琴，和她一塊兒到了她所住的集體宿舍。她招呼我坐下，又梳了梳頭髮上的棉花毛，回憶起來了：

“過去，我在丰台西車站當搬運工，並且參加了青年團。北京第一棉紡織廠招考徒工的時候，團組織給我報了名。來到廠裏，我們被派到青島的紗廠去學習。同志們差不多都是高小畢業生，腦筋快，心眼靈；自己沒文化，真怕學不會。後來我想光發愁也沒用，咱不會寫，難道就學不會看，不會聽，不會用心記嗎！上課的時候我總是聚精會神地聽，唯恐漏掉一句；下課以後，總要把老師傅講的在心裏叨唸幾遍，直到記住才算。

“學接頭的時候，同志們都學會了，就我老是接不上。老師傅看了看我的手指頭，說：‘你的手指頭成問題，恐怕不容易學會。’我一听，急得連覺也睡不着，躺在被窩裏，自己埋怨自己：‘誰叫你當了幾年搬運工呢！大拇指長得挺粗，二拇指也磨圓了，這可怎麼學接頭？’越睡不着越想得多，一身一身地直出汗。到了後半夜，我覺着這思想不大對頭，又對

自己說：‘小崔，你这样想法不是向困难低头麼？这麼个接头就把你难住了？不行，一定要下工夫！’第二天，我又細心地問老師傅，纔該怎麼拿，兩手該怎麼動……。一有工夫就練習，晚上躺在被窩裏也比劃，可是效果还是不好。我就和組裏夏淑義商量，一個人用手指代替機器上的零件，另一个人練習接頭，兩人互相糾正缺點。這樣我們倆都很快熟悉了接頭的動作。大家看到這办法好，都學起來了。學會接頭以後，老師傅又教我們看錠子。開始只看幾十錠，後來增加到四百多錠。這時候我顧了這頭顧不上那頭，接了前頭的後邊又斷了，忙得連口氣都不能喘。老師傅看到我這樣，就幫助我找原因。原來是自己沉不住氣，越忙越接不上頭，連‘擦板’也顧不得打，清潔工作也顧不得做了。越沒工夫做清潔工作，斷頭就越多。老師傅根據這些缺點，又給我表演了郝建秀工作法，告訴我怎樣科學地安排各種工作。不久我也看到六百錠子了。”

她越談越高兴，孩子氣的臉更加紅潤起來。

“從青島回來，進廠一看，啊，不到一年的時間，原來的一片田野已經蓋起了現代化的廠房，安好了最新式的機器，修起了帶暖氣的宿舍……什麼什麼都是新的。一看這些，我就哭了。我可不是想家，高同志，我是想，國家建設得這麼快，為我們青年人安排得這麼周到。回想起解放前一家人在一間破房子裏，冬天透風，夏天漏雨。今天的幸福怎樣得來的呢？想到這裏，我只有一個想法：努力把生產搞好！”

“誰知道又出了問題。

“剛才不是說過嗎，機器全是最新的；當時我想得太簡單了，覺得使上新機器，一定省事。誰知道頭天下車間就沒完成計劃。白花一股勁地往上升，我自己也找不出毛病來。

這時有个同志告訴我，某号紗車上的同志減少白花有办法。我就去請教她，她也告訴我了，可是一使这办法更糟，白花反而出得更多。原來这位同志沒对我講真話。這時我下了决心，一定要想办法去接近她，讓她教給我。

“那時候，我們車間還沒有夜班，清潔工作得在上班前做；可是这位同志來得晚，清潔工作總是做不完。我就天天帮着她做。日子一長，把她感動了。一天她自動走了過來，教我怎样把粗紗分段和巡迴車擋。照这些办法一做，白花果然減少了。幹着幹着，我又覺得她的方法計劃性不够，有時手忙脚乱的。我就琢磨着怎麼把工作安排得更合理、更方便。这样，我的白花量一天天更降低了，總是能完成計劃。後來那位同志也來問我了，我就把改進的方法全都告訴她。她臨走時對我說：‘小崔，上次我怕你的成績超過我，沒把真話告訴你，以後咱倆多交換經驗吧！……’”

談到這裏，小崔的師傅進來了。她看我們談得正熱鬧，就說：“小崔，你把這幾天的事也談談。”

“好吧，我就說說吧。

“自打一九五四年九月我被批准入党以後，我就老考慮怎樣幫助組裏每個人都能完成計劃。有時看到別人完不成，我連覺也睡不好。有一台車過去白班夜班都完不成計劃，大夥兒說是這台車有毛病，老師傅就和我商量，叫我上這台車試試。當時我心裏也沒譜，只是想：我是一個候補黨員，有責任去幫助大家。到了這台車上，我先仔細地檢查了一下，就按照自己平常的方法做起來了。結果不但完成了計劃，而且白花減少很多。我仔細一想，看這台車的同志的毛病，大概是清潔巡迴不經常，就跟她商量了一下，這個同志很虛心，很快就把操作上的毛病糾正了。

“我和鄰車的一位同志現在都看六百錠，除了自己的四百錠的一台以外，我們倆還夥看一台車。有一時期，我們倆各自管的車都能完成計劃，就是夥看的這台，計劃老是完不成。我自己找不出毛病來，和她商量，她鼓着個腮幫子不理我。後來我發現原來是她那半邊的粗紗放得太亂。當時有人勸我甭管她，把白花和她分開計算。我想，這不对頭，我不能只管自己；要搞好生產，非得兩人齊心不成。以後幹起活來，我總是先幫她把粗紗整理好，分開段。下了班，我又經常主動找她聊天，我說：‘生產不是一個人能搞好的，只有魚幫水，水幫魚才成。’日子長了，她也想通了，對我說：‘小崔，我開始就是對你不服氣；後來我看總趕不上你，就故意不正經擺紗，覺得反正我完不成，你也一樣完不成。你一幫我擺紗、分段，我心裏又慚愧又難受。以後我再不這樣了。小崔，咱倆一定要共同把這台車看好！’从此，我們倆就團結得像一個人一樣，經常超額完成計劃。”

老師傅在一旁聽着，又忍不住插進來了：

“小崔這孩子，從參加生產以來，沒遲到過一次，每月都能完成計劃。自己有了好的經驗，一定告訴大家；別人的經驗，也是她帶着頭學。有一回聽說乙班七組減少壞紗的經驗好，她和組裏幾個人一嘀咕，下了夜班就沒走，一鼓勁跑到七組又幹起來。白天剛學會，晚上又教給了別人。高同志，要不，她怎麼會成為咱廠的勞動模範呢！”

老師傅顯然為有這樣的徒弟而感到驕傲。

(原載一九五五年一月十九日“北京日報”)

## 農村姑娘當了副工長

高 延 昌

一九五三年麥收以後，東郊區來廣營鄉農業生產合作社的農民們正在挖河，一位鄉幹部興致勃勃地跑到河岸上向羣眾宣佈說：“我給大夥兒捎來了喜訊，咱們村兒有兩個人考上了國棉一廠。”聽了這個好消息，正在挖河的農民們停止了工作，眼光都落在一個不滿十六周歲的小姑娘身上。她，手裏拿着鐵鍬，兩隻光着的腳踏在泥溝裏，紅潤的圓臉閃着又驚又喜的目光。她的名字叫李志英。

國營北京第一棉紡織廠正式開工之前，李志英和一羣夥伴們到青島的紗廠去學技術。一路上她都記着臨行前鄉黨支部書記對她說的話：“你到工廠以後，要學習老工人的優良品質、作風和勞動態度。要記住，遇見任何困難不要低頭，一方面依靠組織，一方面自己努力，就能克服困難。”李志英是個青年团员，她決心照着鄉黨支部書記的話去做。

到了青島，李志英第一次進入細紗車間。從前她沒有見過機器，這時看到細紗錠子轉得那麼快，心裏有些害怕，連摸也不敢去摸。後來她大着膽子走上去，拔下斷了頭的管子學接頭，誰知總是接不上，學了一天半才接上一個頭，還把手給碰破了。這時，鄉黨支部書記的話鼓舞了她，她沒有向困難低頭，她虛心地向老師請教。老師給她講解為什麼錠子轉得那麼快，又把細紗接頭的操作做給她看。李志英勤學苦練，一個星期之後，她能看車了。當李志英能看到四百錠子的時

候，組織上調她學習落紗。她想：“組織上是引導我往好处学，我多学会一样技術，將來在生產上就能多發揮一分力量。”她學落紗學得很快，可是却沒有留心到周圍的人學得慢，她的那个小組落後了。这时，組織上批評了她。她虛心地接受了批評，認識到自己是个青年团员，不能光顧自己一个人埋头學技術，還應該帶動別人把技術學好。李志英在小組裏是年齡最小的一个，她從來不敢給別人提意見，可是这一次她主動要求召開小組會。会上，她直率地批評了那些整天嘻嘻哈哈、學習不好的人，要求大家要嚴肅地學習。丙班工人落紗技術好，李志英提議要全小組的人下班以後繼續留在車間觀摩丙班工人落紗，看完之後互相研究，交流經驗，彼此糾正缺點，提高技術。小組裏的同伴被李志英的誠摯所感動，她們照着这个办法去做，不久大家的技術都提高了。

李志英由青島回到北京不久，國棉一廠正式開工了。她學會了搖車，擔任了落紗長的職務。後來組織上又把她提升作生產組長。李志英心裏撲通撲通地直跳。當生產組長不但要管落紗工，還要照顧細紗工，一共要領導二十幾個工人幹活。李志英的年紀小，她不好意思去管那些年齡大的工人。李志英當生產組長的第一天，管理員把一个發号施令用的哨子交給她，她怯生生地把它裝進工作服的口袋裏，不好意思拿出來吹，只是在車間裏跑來跑去地招呼大家幹活。李志英一邊辛苦地照顧着小組裏的同志幹活，一邊琢磨着怎样才能把小組領導好。她跑去問經常幫助她的老師，老師告訴她說：“要把小組搞好，必須依靠羣眾，隨時和大家商量，並且要耐心地幫助那些思想上或技術上落後的人。”李志英高興地照着老師的話做起來。她經常和工会小組長在一起研究小組裏的問題，想办法幫助技術差的工人提高技術；她們和團小組長

也配合得很好。一星期後，李志英熟悉了領導生產小組的藝術，她把哨子响亮地吹起來了。由於她在工作中依靠羣眾，她那個生產小組不但縮短了落紗時間，清潔工作也做得好，在勞動競賽中得到了優勝紅旗。

一九五四年十一月，組織上把李志英調出來學習做副工長。李志英一看，調出來學習做副工長的七個人中，除了她以外，都是老師。這時，她又心慌起來，她想：“別的副工長都是老師，有經驗、有技術，而我，只不過是一個十六歲的鄉下丫头，怎麼能擔負起這樣重的擔子呢？”因為有這個思想顧慮，李志英和老師們在一起學習時不敢發言，也不敢提意見。老師開導她說：“小李，你不要存着思想顧慮，學員和老師一塊學習，沒有分別，你學習的時候要認真，批評的時候要大膽。”車間副主任兼黨支部書記胡佩英也和她談話，告訴她：“目前生產上得有副工長領導，領導方面把这个任務交給你，你就應當勇敢地挑起這付擔子。只要你能够繼續努力學習，依靠羣眾，一定也能把副工長的工作做好，像你過去擔任生產組長那樣。”在黨組織的關懷和幫助下，李志英堅定了信心。從前她在鄉下只念過一年小學，後來學了速成識字法，就憑着這個基礎，她向老師和技術人員學習紡紗理論，學習修理機器和加油。雖然學習做副工長的老師們文化水平比她高，技術也比她強，但是這個小姑娘肯下功夫鑽研，又因為她力氣也比別人大，別人要用兩隻手才能拿起大牙輪，她只用一隻手就行了，結果到考試的時候，她的紡紗理論得了一百分，實際操作也超過了八十分。

經過四個月的學習，在一九五五年三月一日李志英正式當了副工長。當她下到車間去的時候，再也不像從前那樣胆小羞怯，實際工作已經把她鍛鍊成一個堅強穩重的人了。她

深入到生產小組去研究情況，了解哪個工人技術差，哪個工人有思想問題，然後依靠組裏的生產積極分子，共同解決這些問題。她又把自己所管的二十一台機器的性能摸清楚，上班時指揮生產，休息時檢修機器，一切工作都處置得有條有理。老工人們一談到她，就說：“一個剛滿十六歲的小姑娘，能把副工長的擔子挑起來，可真不容易。從她身上就能看到咱們黨培养青年人的心血。”

（原載一九五五年三月八日“北京日報”）

## 三个女徒工

### 丁 圖

一九五四年四月，北京市第七建筑工程公司第三工區來了三个姑娘。

一个叫王淑珍，一个叫石淑舫，还有一个叫李秀英。小王和小石剛滿十九，小李才十八。三个人都是剛从电工訓練班畢業，到电气隊來当徒工的。

三个人親姐妹似地站在師傅面前。師傅瞧瞧她們紅通通的臉，瞧瞧她們又整齐又乾淨的新衣服，說：“很好，歡迎你們！”師傅頓了頓，又考慮了一下，說：“好吧，換換衣服去幹活兒吧！”

姑娘們把辮子盤在帽子裏，揩上沉甸甸的工具袋，走進了工地大學堂。工地上轟隆隆的施工机械和嘈雜的人声，都顯得既新鮮又有趣。

第一堂大課是到大樓裏剔槽兒。師傅說：“剔槽兒不難，花點兒力气就行了。”姑娘們找着了剔槽兒的位置，就举起小鐵錘叮叮噹噹地敲起來了。第一个工作日多有意思呵！不知道是由於兴奋，还是由於不慣使力气，在四月头的天气裏，襯衣一会儿就濕了，汗从額角上流下來，用手一擦，臉上就留下一条条的灰道子。姑娘們互相取笑說：“咱們都成了小花臉兒啦！”

第二堂大課是立管兒。師傅給了她們一張圖紙就走開了。圖紙倒看得懂，只是圖紙和建築物湊不到一塊兒。想找師傅